

回應



陳滿鴻神父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顧問

1. 牧區經驗 —— 勞動人口的遷移

全球化現象涉及面廣而複雜，當中包括低收入階層、移民、婦女、勞工、農民等等。為一個在教會內從事牧養工作的人，未必容易掌握到全球化諸多問題，然而至少感受到其影響。以香港一般牧區（堂區）為例，最先的衝擊相信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的移民潮高峰期，人口突然的大規模流動是全球化現象之一，很大程度上有跨國就業的成分，只不過為香港人來說摻雜了政治考慮。上述移民潮以中產階層為主，包括專業人士，對香港社會及教會牧區的影響是人才及資源的流失。

教會牧者感受到全球化影響的第二個衝擊是1990年代開始。牧區內出現愈來愈多外籍人士，其中以菲籍家務助理佔大多數，教會自然需要負起牧養責任。以天主教會為例，一般堂區都增設一台英語彌撒，在教區層面則有菲籍人士牧民委員會之設。

1997 之後，第三個衝擊來了，由於在職人士工作時間普遍延長，堂區做義工的人大量減少，甚至教友團體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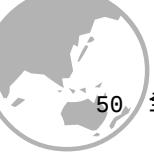
會的時間亦愈來愈難安排，不少教友甚至主日也要為公司出勤推銷生意。又由於政府及企業均凍結或削減人手，在職者的工作壓力相繼加重，據知不少主管級的人往往下班後回家仍需處理公司文件或策劃工作。教會牧者從接觸教友時，了解打工一族的困難。例如工作失去穩定性、合約制成風、待遇低、失業、工時過長已令大多數在職人士感到無奈。

上述三種衝擊直接影響天倫之樂，移民或北上工作使夫婦聚少離多，加上工作超常壓力導致與家庭生活矛盾。工作引致的各種問題，使不少家庭陷入危機或困難。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工作通諭》(1981年)描述：工作問題是理解社會其他問題一條鑰匙(3節)。即是說，由工作問題衍生了其他社會問題。上述現象剛好引證教宗的觀察：勞工是我們理解全球化現象的切入點，尤其涉及移民、外勞、家庭生活、流動人口的牧養、工作的超常壓力等等。

2. 基督宗教的傳統智慧

教會回應全球化的勞工現象，有需要先回顧傳統的經驗。在全球化現象來臨之前，一、二百年以來，工廠制度及資本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基督宗教一直敦促為保障工人而立法，包括合理的工時、改善工作環境、推動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工會及結社權、福利制度、工作保障及退休保障等。基督宗教為民請命，反對把工人視為生產工具，反



之提升他們的尊嚴。基督宗教由於不是利益集團，故發言更公道，並且以福音的原則作為勞資關係的指引。簡言之，不少先進國家在法律、政策及稅制一、二百年來的發展，足以補救放任市場經濟的惡果，使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皆獲得基本照顧。

基督宗教除了通過立言之外，還發揮僕人角色：服務貧窮階層、邊緣人士、收集捐款為窮人做事，「愛德工作」與社會制度互相補充，照顧有需要的人。

3. 傳統智慧今日適用

今天全球化現象已無孔不入，筆者認為基督宗教需要秉承傳統，以立言和愛德服務回應全球化的世界。由於時勢不同，全球化的企業是跨國的，因此，基督宗教亦需要從跨國角度理解勞工現象。

在全球化下，「外判」帶來甚麼後果？它基本上廢除了保障勞工的各種制約。一、二百年來先進國家所確立保障勞工的法律、制度，跨國性的外判都可以迴避，甚至連道德底線亦失守。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四大網絡公司居然在獨裁國家提供客戶私人信函給執政者，而美國國會除了口頭譴責外，根本上沒有辦法可以制約這些公司在外國的行為。

跨國公司的最優先考慮是純商業利益、競爭、佔據市場及削減成本等，這情況與放任式市場經濟在西方興起時是相似的。缺乏約制，並且不顧人性尊嚴，全球化市

場就相當於一個放任的資本經濟市場。目前，世界未確立一套全球化保障勞工的制度（包括國際法、公認的條約等），缺乏一套跨國投資及生產下保障人性尊嚴的價值體系，甚至環保責任亦模糊。

基督宗教在催生跨國制約，可擔當重要角色，因為它本身是跨國團體，著眼人的尊嚴和價值，眼光超越個別國家，並發揮監察作用。而第三世界較貧窮的國家，通常會為了吸引外資，是不熱衷於制約的。宗教可推廣以人為本、經濟利益為副的價值觀，界定跨國經濟活動的合理範圍及角色，而顧及人的其他向度（如自由、政治權利、人的互助關係等）。

小組報告已經非常詳盡提出服務勞工的各種途徑，這方面我沒有補充。由於全球化導致勞工跨國流動，這是促進種族和諧的好時機，教育當地社會善待外勞，並且提醒外勞有責任學習當地語言文化。

4. 促進民主

我想還有一個議題是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基督宗教在推動民主方面的角色。全球化本身並不促進民主。以前有人認為只要一個極權國家引入外資，開放市場，則人民就自然得到更多資訊及選擇，從而導致思想開放並與國際接軌。可惜，這種一廂情願的善意，並沒有落實，反而加劇了對獨裁國家人民的剝削。第一，先進國家的公司可以為獨裁政權研製操縱網絡的軟件，等於把控制本



國人民思想的技術外判給所謂先進民主國家。第二，進軍獨裁國家的企業只需要與執政官員打交道，工人沒有權利參與洽談，因此，外資企業保障的是執政獨裁集團的利益，而非工人的真正需要。第三，宗教團體在極權國家不能發揮跨國監察作用，最終損失的是工人，導致這個國家對繁多問題後知後覺。

教會因應全球化要歇力促進民主。